

【心之路】

故乡的清明

□谭萍

春天来了,风暖和起来了,街头人们不再裹着厚厚的围巾,都露出了脸,笑着,仿佛刚从一场紧张的越冬之战大胜归来。风雪的日子早已离开,路边绿化带里花儿草儿鸟儿都随着人们一起欢跃起来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的心就飞过崇山峻岭,飞过河流湖泊,飞回到故乡那片土地。那是养育我祖辈的小镇,在溪流之上,在我的血脉之中。

故乡的春天有时从春节就开始了。节气早的年份,正月里山上的杜鹃就可以含苞欲放,松树枝上老绿的叶子中藏着新绿的嫩芽。等过了雨水节气,中午的气温日渐走高,雨水日盛。有时候,那场雨是随着暮色悄然降临,有时候是在晨风中飘洒。雨是上天给大地的恩赐,在春天里尤其骄矜,被春雨滋润的土地会格外肥美。农田里有了水可以翻耕,郊野有了水可以铺上新绿的毯子,街市有了水会变得清爽,大山有了水就收起硬朗的线条变得温润起来,溪水河水有了水更是欢快无比,一路唱着歌儿流向湖泊和大江。

故乡的春天,清明节气最宜人。惊蛰过了,雨水流过的土地有了生的气息。走在小镇的市场上,卖小鸡小鸭的将一个个嫩黄的小可爱放在纸箱里,叽叽喳喳的声音吸引着能干的主妇和好奇的孩子。野菜成了小镇餐桌上的佳肴,吃着春天的新鲜和狂野,肠胃也会舒坦。房前屋后的各种虫子开始蠢蠢欲动,田野里河沟里,不经意间就有不知名的虫子爬过。

清明大似年,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。既是说明故乡清明祭祀的重要,也说明了故乡清明前后的美景不容错过。参加工作后,每年清明节之前,我身体里的某种因子就开始和春天一起生发。只要能请到假,我绝不会错过故乡的清明。

在故乡,踏青是一项全民性活动。上世纪90年代,旅游还未走入百姓家,可乡人却在春天必行此礼仪。爬山赏景扫墓,我们叫“做清明”。学生们只要和老师讲一声,明天“做清明”,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放半天假去游山玩水,老师绝不会再多问。当然,每年春天学生只能请一次假。也有淘气的,隔几天还要请假,老师不解,学生回答,家里老爹爹(故乡将曾祖父叫老爹爹)多,做清明的地方多,还得一天。这时候,老师通常也不追究,只说一句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”大好春光不可辜负,调皮的孩子哪里能坐得住呢?

至于扫墓,那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最难舍的。在万物萌动的季节,怀念祖辈创业生活的不易,拂去荒芜植下香草,然后在墓边说起自己在远方的事。细雨微明中,来自土地的力量,来自已逝亲人的祝福,

让春天的意义更加鲜明。

近几年,故乡的春天格外热闹。从周边城市过来的游人渐多,他们仿佛是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,每有假日就拖家带口来故乡的小镇。去年回家“做清明”,吃完早饭,我和父母就往山脚赶。春日暖融,一畦畦金黄的油菜花在昨夜春雨后竞相绽放,好像在青山脚下泼了油彩。溪水涨上来了,淙淙流淌,穿过小镇。前几日还是薄瘦的一湾水,雨后却饱满起来,几乎撑满了河床。河底青褐色的石块和浅棕色的沙石清晰可见。

还未到山脚,便见到游人如织,呼朋唤友,一条几米宽的沿山水泥路被两溜车塞得满满的。堵车了,车上的人也不着急。路旁就是桃园和梨园,人们索性直接进了花朵满枝的园子。一阵风过,落英阵阵,花瓣入土就是花道,落入园边的引水渠就是落花流水了。因为花开得绚烂,引得蜂蝶戏舞,蝇虫鸣叫。游人在花园里摆着各种姿势拍照。田间农人经过,并不驻足,只轻轻一笑。那些果树和油菜不正是他们的杰作么?

和城市里的绿化园林不同,乡间的景致随意而散漫。附于大地之上的草木,大部分按照农人的心意种植,不刻意修饰,却自然成景。油菜属十字花科,花朵细小,可连成一片就有了气势,在阳光下金黄得晃眼。这些黄色的小花,伸展着腰肢,不管不顾地拦住了游人的去路。如果有人乱入花丛,露水会染湿裤脚。桃树的枝丫旁逸斜出,缀满花朵的花枝正好成了游人照相的镜框。

清明怎么能没有雨?从古诗中走来的节日,落雨才有意境。晴不了几日,你就能赶上的一场雨。雨来得及时,不然我都会担心这温度一路走高,夏天会提前到来。最喜欢下雨前,站在家中的露台上远眺。千万朵青云白云在天空中你追我赶,从江面轰隆隆滚过来,到了山边碰到坚如磐石的阻挡,瞬间落入原野。油菜花急匆匆收起刚撑开的花伞,桃李花期过半,大朵粉白色的花瓣离了枝头扑入泥土。一阵急雨,才抖掉了经冬黄叶的草木在春雨中又催开了新叶,被温润淋漓的雨水洗得发亮。杨柳未含烟,是雨雾笼住了树冠,远望如烟。清明过后的春雨仿佛有了底气似的,一气能下好久。它们顺着鱼鳞似的青瓦,汇成千道小瀑布奔流而下。伴着春雷,灰蒙蒙的天幕里,闪电雪亮,大地之水喷洒。风吹着水,水随风转,将天地间织起密密斜斜的水帐。

清明的雨,应了大地的节奏,为泉溪河湖添了动力,畅快地在疏通的水道上一路奔向浩渺湖面。天落雨,雨成地上水系蜿蜒,滋润了刚刚长出的农作物,成就了一季丰收。

【谈心社】

忽有故人心头过

□李雪芹

最近,网上有一首古诗被刷屏:“忽有故人心头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。两处相思同淋雪,此生也算共白头。”这首诗一出,有人不禁感叹爱情的美好与缥缈。其实,这首优美又有点哀婉的怀人诗,是从龚自珍的《乙亥杂诗》衍生出来的。原诗是这样写的:“问君清游何日最,木樨风外等秋潮。忽有故人心头过,乃是虹生与子潇。”

同是忆人,龚老先生回忆里想念的是他的两位好朋友吴虹生和蒋子潇。身处良辰美景的间隙,心底忽然浮现昔日好友的影子,他们俩现在怎么样,近日可安好?被思念的虹生与子潇应是幸福的,平淡无奇的日子里,有人在默默地牵挂惦记着,几百年来还被人传颂着,人生有知己足矣。

千百年来,心灵相通的友谊常常被人津津乐道,像钟子期与俞伯牙之间的情谊。伯牙的巍巍高山,只有子期看得见;伯牙的潺潺流水,只有子期能欣赏到。人,能交到好朋友,还愿意无底线地帮助自己,有时并不是人品好就有好运气,可能是三生修来的福气。

管仲和鲍叔牙一块做生意,管仲贪财好利,应是自私;他三次当兵打仗,三次临阵脱逃,应是胆小;他给鲍叔牙出谋划策却害鲍叔牙身陷困境,应是无能。但是他的这些劣根性,他自己不用辩解,自有鲍叔牙为他开脱。天生鲍叔牙,就是为了成就管仲的。齐桓公威武雄壮地称霸诸侯之首,离不开管仲的鼎力相助,更是鲍叔牙慧眼造才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的结果。否则,只凭管仲射向齐桓公那无情的一箭,就足以令齐桓公对管仲杀无赦。但是因为鲍叔牙的倾情相救,愣是让管仲因祸得福,官拜齐相,居于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管鲍之交充分说明,人的一生有个好朋友,轻轻松松达到事业巅峰,都是不在话下的。难怪管仲会由衷地感叹: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叔牙!

有一种相知,不在嘴里,深埋心底。因为一条鱼,庄子和惠施在濠桥上杠起来了。惠子说庄子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子反唇相讥: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。”他们口沫横飞,各抒己见,难得他们有兴致有耐心在濠桥上争辩,濠桥下鱼嫌弃得早已游走了。庄子的媳妇死了,惠施指责庄子敲盆唱歌而不哀悼悲痛(你不伤心,我预备好安慰你的话就没法说出口了)。庄子却告诉惠子,他媳妇出生前世上本无她,她死后世上也无她,就像万物在四季轮回中遵循自然变化一样,他媳妇的死也在顺应天命

自然变化,所以没哭。

庄子和惠子,这应该是高手过招、旗鼓相当的。两人一生的思想观点都不同频,友情却在辩论中升华。惠子早于庄子先死,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坟墓前,竟无限伤感无限惆怅地说:你死后,我再也没有了可以辩论的人了。

因为志趣相投,山涛与嵇康结为好友,并与阮籍等人组成竹林七贤,留下千古美谈。因为政见相异,嵇康与山涛分道扬镳,从此江湖老死不相往来。既已绝交,就该形同陌路。山涛位列三公,嵇康赤膊铸铁,从此互不打扰。但是,因为嵇康的耿直,得罪司马集团引来杀身之祸。屠刀之下,嵇康却隔空托孤,一个没有殷殷相托,一个没有拍胸承诺,失亲的两个孩子,以后的生活就这样完成了抚养交接。许多年以后,山涛不计前嫌,尽心竭力地抚养嵇康的一双儿女,儿子嵇绍还在山涛的引导下走上仕途,他们俩这情尽义存的交往,读起来怎能不令人动容与向往。

忽有故人心头过,瞬间的思念,应是久别牵挂的沉淀,想他,就去看望他,哪怕风雪交加,哪怕舟车劳顿。王子猷雪夜独酌,一定是想到戴安道此刻,应该也是寂寞的一个人在推窗赏雪,与其两人都孤独,在一起对酒当歌多好。兴致上头,立马乘舟去访友。一路上,子猷的内心深处已经和戴安道相会了。他们把酒临雪,畅所欲言,他们高谈阔论,推杯换盏。舟到家门,两个人的灵魂聚饮也到了尾声,客人也该告辞了。雪夜访友,王子猷的心愿已经得到了满足,见不见得到戴逵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朋友之间的关系需要维护,也需要付出,要像爱惜贵重的瓷器一样去珍视。有些友情,如果没有长久,那就坦然放下,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。举步维艰的时候,不要尝试向人开口,有些话,不要轻易对朋友说出,否则连朋友也做不了,就像李白和高适。李白身陷困围的那一次求助,见证了高适的冷漠和李白的失望,昔日情投意合的兄弟驴友,一个青云直上,一个愁云惨雾。友谊如断线的风筝,再也找不到去向,天下人只记得他们曾是好朋友。

时间会慢慢沉淀,有些人也慢慢变成了从前,那些渐行渐远渐无书的日子,从此变成了习惯。“忽有故人心头过,乃是虹生与子潇。”不仅被人牵挂的虹生和子潇是幸福的,写诗的人也是幸福的。在写完诗句时,我仿佛看到了龚自珍当时正是岁月静好,世事安稳,他们之间的友谊还续存。那一句“友谊天长地久”还是那么美好!